

THE SOT-WEED FACTOR

# 烟草经纪人

下

〔美国〕约翰·巴思 著  
徐朝友 李自修 译

John Barth

 译林出版社

 大师坊 | 004  
World Canons

THE SOT-WEED FACTOR

# 烟草经纪人

下

〔美国〕约翰·巴思 著  
徐朝友 李自修 译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草经纪人 / (美) 巴思 (Barth, J.) 著; 徐朝友, 李自修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7

(大师坊)

书名原文: The sot-weed factor

ISBN 978-7-5447-5371-5

I. ①烟… II. ①巴… ②徐…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4469号

The Sot-Weed Factor

Copyright © 1960, John Barth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548号

书 名 烟草经纪人  
作 者 [美国] 约翰·巴思  
译 者 徐朝友 李自修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刘文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64.75  
字 数 871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371-5  
定 价 167.00元 (上、下册)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二十五、约翰·史密斯船长的切萨皮克湾航行秘史中的其他线索：多切斯特郡被发现之经过以及船长踏上多切斯特郡的经历

“过来，把他绑上，”伯林盖姆又说了一遍，一边把会议记录摊开在桌子上，“他已经开始动弹了。”看到埃比尼泽仍然心神不定，难以行动，他便自己去拿来一根绳索，把神甫的手脚绑了个严严实实。“至少，帮我一把，将他弄到椅子上去！”

史密斯神甫回过神来，皱眉蹙眼，沮丧地盯着会议记录。诗人还未来得及说话，他就开口了。

“你是谁——是约翰·库德？”

伯林盖姆笑了起来。“只是蒂姆·米切尔，一开始我就是这么说的，是巴尔的摩一个忠实的朋友，如果够不上路易和教皇的朋友。你是个不灵活的家伙，弥补不了你缺乏信仰，我的朋友。”埃比尼泽慌乱的神色，表明他仍然心有疑惑。他进一步解释说，关于卡斯提纳在宾夕法尼亚边界的神奇传说，打一六九二年以来，就在马里兰流传着。塞西尔郡波西米亚庄园的奥古斯丁·赫尔曼上校，断然否定卡斯提纳以及所谓的斯特伯诺尔斯人的存在，或者是北方的“赤身印第安人”，人们太害怕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大屠杀——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一再拒绝帮一把被围困的纽约弗莱彻总督，所有地方政府之间都相互猜忌，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就更害怕了——这些谣言如今还在流传，而关于卡斯提纳传说的最奇特的细节，譬如他箱子上神圣的花押字，人们却广泛地信以为真。“我今天晚上在牛津用匕首抢来这些书信，”他最后说，再次在烛光下展示了一下，“看它们还是多么的新！这张牌，我不愿意在白天打！”



埃比尼泽四肢无力地坐在椅子上。“我的天哪，你可把我吓死了！我这会儿不知道你过会儿是个什么样子！”

“何苦呢。喝一杯这美妙的酒，好好想想几小时前我在客栈对你说的话。”他拍了拍神甫的肩膀，“客人把主人绑在椅子上过夜，可谓忘恩负义，但却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这是为了你为之献身的事业，与被阉掉比起来，实在是小菜一碟的殉教——不是吗？”看到神甫表露出的厌恶表情，他笑了起来。酒满上，客人们开始阅读得到的宝贝的反面（实际上原本是正面）：

在那些阿考麦克的蛮人和那些委夫考克莫克河人手中受到如此礼遇之后 [记录的残余部分以此开头]，我们又开始出海航行……

“他指的是西克葡萄皮克城镇，”埃比尼泽自愿解释说，尽管事实上，他对自己先前的老师感情错综复杂，他这样说，仅仅是出于某种戒备心理，“我告诉过你的那个哈哈大王。对其他的印第安人，我是一无所知。”

“在马里兰，有两条河叫委考米克，”伯林盖姆深思着说道，“一条位于西海岸的圣玛丽城附近，另一条在下多切斯特郡。我认为，他说的是后一条河，如果他是从阿考麦克沿切萨皮克湾航行的。”

……但是，由于缺乏淡水，两天之内，我们也许必须找到陆地，补充我们的供给。我们看到一些小岛屿，都是荒无人烟，到处是悬崖绝壁。

“也许，他碰到的是卡尔弗特悬崖，”埃比尼泽提出看法，想起了他的七城岛，“我们接着看。”

我们好不容易上了岸，就碰上一池淡水，味道太不好闻。我们非常饥渴，尽管我表示反对——也就是说，水不能喝——但没有谁能听进去。我的伙伴们一定要装满他们的水壶，喝个痛快，直到他们的肠胃里充满了泥浆。他们算是尝到了一点儿教训，但这类事，很快就又发生了。

从委夫考克莫克到这里，所有的海岸线一带，断断续续，都是些低矮的、布满沼泽的小岛，一两英里宽，十或十二英里长，臭水洼发出刺鼻的气味。不只是如此，空气中还到处是恶毒的蚊虫，吸人的血，好像它们以前从来就没有尝过一样。除了蛮人，那真不是人住的地方。

“这番描述，只对得上一个地方，”伯林盖姆笑起来，这一段他是高声读出的，“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神甫？”

尽管神甫当时的处境是那副德性，但他对历史的好奇感却油然而生，于是僵硬地点了点头：“是多塞特郡的沼泽地。”

“嗯，”伯林盖姆表示肯定，“胡珀岛，布拉兹沃思岛，南沼泽岛。这里有你做史诗的一点儿素材，埃比尼泽——关于第一个踏上多塞特郡的白人。”

埃比尼泽敷衍地表示承谢，但是指出说，船长有可能没有上岸，而是仅仅路过多塞特郡。神甫表示对文件极感兴趣，同时对自己直到今日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表示非常懊悔。埃比尼泽回答他时，脾气要好一点儿，并且为了他的缘故，把文件剩下的部分高声朗读出来。

一番装备之后，尽管我一再劝阻，我们还是向其他的岛屿驶去。我们遇上狂风和大浪，并且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尽管我和我的士兵们拼命保护船帆和索架，我们的桅桅和船帆还是被卷到海里去了。我们坐的船不大，禁不起大浪的折腾。好说歹说，我才让我的先生们忙着用他们的帽子，把被浪打进船里的水往外舀，



否则我们就会沉下去。我们抛了锚，附近没法找到安全的海港。我们在那里很凄苦地度过了两天，任凭狂风肆虐，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除了喝点儿水壶里糟透的水。

水壶里的水，是那些人不顾我的劝告带在身上的，实在是脏透了，一喝下去，所有人都肚子咕咕叫，小便忍不住，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小便大便没个完。白天夜里几乎没干什么事，船就停在那儿。他们一身臭烘烘的。后来天气变暖了，还有点儿风平浪静的。我要他们扒下身上的脏衣服，实在是脏透了，干脆扔到海里。他们都这样做了，只是没少抱怨，尤其是我的对头伯林盖姆，他可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挑拨离间。

“谢天谢地，他还在那群人当中！”伯林盖姆惊叫起来，“我本担心，过了阿考麦克，老约翰就把他给处理掉了。”

“处理掉，还是留下来，可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埃比尼泽说，“史密斯船长足智多谋，这一点无可置疑，没有哪个人可以在他手下平安无事地耍小动作。”

“对你来说完全正确，”伯林盖姆唐突地说，“他又不是你的先辈。对我来说，做出选择不成问题。”

“我们也不能确信他就是你的先辈，”诗人说，“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真是一个微妙的机遇，不是吗？”

这种风凉话，很明显伤害了伯林盖姆，埃比尼泽马上感到后悔，于是表示道歉。

“没关系。”伯林盖姆向他挥了挥手，“接着往下读。”

他们光着屁股，我叫他们到船舷边去，切萨皮克湾海面够大的，总比在小船上方便些。可是，我们的困境并没有多大的改善。脏衣服倒是扔掉了，但四周的空气仍然臭烘烘的。吃了我们那位医生的药，病情也没缓解，我倒是希望上了岸，用枫香木树汁和

各种各样的药草调制一些药，让他们两个星期止住不拉稀。实际上，事态在恶化，病人们饥渴难耐，忍不住又喝起带来的脏水，于是拉稀更严重了。我们只有两个人没拉稀，一个是我，因为没敢喝脏水，而是嚼生鱼解渴；另一个是伯林盖姆，他虽然足足喝了三个人量的脏水，但准是肠胃功能不一般，整整两天，一点儿没拉稀。

末了，狂风吹干了他们的身子，天气也好起来。我马上吩咐得把帆修好，大家很乐意，就用自己的衬衫做补帆的补丁。他们都急着想登岸——尽管像亚当一样一丝不挂——想找点儿吃的喝的，止住拉稀。因为尝尽了风暴、雷电、雨水等恶劣天气的苦头，我们叫那里的海峡为“林波”<sup>①</sup>。我想，从我们在那里受的活罪来看，最好叫它“炼狱”。

我们赶了一天的路，非常艰难，因为船员总是隔三岔五地去船边拉稀。我们来到东边近处的一条小河，叫库斯卡拉沃克……

“那是南梯库克人说的话，”史密斯神甫插话说，“过去，它指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南梯库克河。”

“确实！”伯林盖姆笑起来，“在那些罪恶的日子里，他得到了这块珍贵的小地方。”他对埃比尼泽解释说，作为多切斯特与萨默塞特两郡分界线的南梯库克河，与委考米克河一道注入丹吉尔海峡。而记录似乎暗示说，史密斯于前几天就从委考米克离开了。

那一天我兴致颇高 [埃比尼泽接着读]，因为伯林盖姆的肠

---

<sup>①</sup> 原文为 Limbo，意为：地狱边缘。宗教术语，即地狱的最外围，是生前未信仰基督教之人灵魂暂时安息之地，在那里等待救世主的拯救。在但丁的《神曲》中，荷马、苏格拉底等先贤的灵魂都在此处。而炼狱（Purgatorio）为信仰基督教“灵魂已得救但不够洁净”之人涤罪的地方，涤罪后即可升入天堂。



胃显得有些不适了。他在小船里来回走动，脸上显得不好受，腿好像没地方放似的。他这副受罪相，我看了真舒服。他终于顶不住的时候，我想一定势头不小，因为他块头大，体内憋着的脏东西来头会更大……

“残酷的家伙，”伯林盖姆说，“如此品尝那个可怜的家伙的罹难！你也同样以津津有味的心态来读，埃本！”

“请原谅。”埃比尼泽笑着说，“我读的时候，正是对事情的奇妙感，让我投入了极大的兴趣。我猜想，他会在多塞特郡上岸。”

他继续用一种不太感情用事的语调往下读：

我们马上向岸边驶去，但是没有登陆，因为看到岸上森林里有一大群蛮人，满是敌视的举止。他们从来没见过我们这号人的架势，撒开腿惊奇地跑来跑去，有好几个爬到树顶上，手里拉开弓箭，一脸的杀气。我们抛下锚，艰难地向他们表示友好。他们冲我们放箭。尽管我拼命友好地冲他们挥手，我们一些人还叫他们勇士或先生，蛮人却当成是挑衅他们，箭放得更厉害了。

第二天，他们又回来了，这回没带武器，每人挎一个篮子，围成圈跳舞，引我们上岸：但是除了看到他们的恶行恶相，什么都没看到。我们就用火枪射他们，顿时，他们跌撞着趴在地上，这里爬那里爬的，爬到附近的芦苇丛里，他们的同伴就埋伏在那里。我们这边静候着。他们似乎撤退了，我们就慢慢靠近岸边，大家急着想上岸。我想，我们得悄悄地上岸，弄点儿食物和水什么的，然后再找较友善的地方。为此目的，我吩咐船员们不准往水里跳，那样蛮人会听到我们上岸的，而要顺船沿滑下水，然后潜下去游到岸上。第一个船员是一个士兵，屁股刚擦水，就叫一只大海刺——常在这一带水域成群出现的一种白色水母——刺了屁股，屁股上立刻红肿了一块，非常痛。我好说歹说，其他人才

下去了。伯林盖姆呢，屁股擦水当儿，底下一阵猛拉稀，喷了一脸，他也不敢做声，怕上面说话引起震动，下面的门更关不住。海刺让他受惊不小，好歹脱开身，坚持一会儿就上岸。

我们的船头撞上岸（只是一片芦苇和污泥），我把锚尽量向内陆方向抛，我们就要登岸。我的一贯做法是，走近斜撑帆杆，在大家跳上岸之前，有权第一个跳上一片新土地，这一次也不例外。可是，伯林盖姆急着要放掉肚里憋着的东西，粗鲁地推开我，哪能管得上我是船长，又是他的救命恩人，他只顾自己打了头阵。这般鲁莽，我立刻来了气，正打算抓住他，可就在这当儿，一伙蛮人从附近灌木丛跳出来，抢走锚索，要釜底抽薪连人带货一起拿下。出了这档事儿，我很乐意让伯林盖姆做先锋，用他肥大的身体保护其他人。

“我的天哪，”伯林盖姆低声说道，“我担心，我的先辈遇到险情了！”

明智的做法 [埃比尼泽继续读] 是向异教徒开一枪，把他们冲散，但是他们太近了，我还得承认，我们没一把枪上了膛，因为我先前认为岸上的蛮人撤退了。本来，我可以切断锚索，从蛮人手里脱开，可是我舍不得锚，刚刚过去的暴风雨，我们是靠它才平安无事的，并且无疑还会用得着。同时，蛮人来得太突然，我也来不及想。上面两种方法我没有采用，而是抓牢锚索的这头，叫船员们一起与蛮人拔起河来，务必保住锚和我们的自由。幸运的是，蛮人没带武器，没料到把我们弄上岸会有多大的困难，因此，我们不会吃他们的箭。伯林盖姆吓得走了魂，顾不上帮我们，站在船头没了主张，也走不回船中间，因为我们挤在他身后，在拼死扯锚索。

随后的拔河比赛很带劲，要不是出了干扰，我想胜方一准是



我们。但是，蛮人们又是叫又是嘶，吓倒了伯林盖姆。他守不住底下的城门，站在船头像冲着哪座船饰像，底下就放出了酿造了许久的宝贝。算我倒霉，我正好几乎贴着他，而且由于为了好使上劲，就蹲在他硕大屁股的下方，又正抬眼看伯林盖姆是否在帮我们。他的宝贝立马劈头盖脸倒在我身上，我既睁不开眼，也开不了口。这时刻，那头的蛮人一使劲，脚下甲板又弄脏了，我脚一滑，冲着伯林盖姆两腿之间的空当就冲了出去，一脸栽进岸边的污泥里。伯林盖姆随后也四脚朝天，冲着我的头压下来。

我一吐掉嘴里的粪块和污泥，就冲我的士兵嚷，要他们朝蛮人开火，可是，蛮人立马扑上我，还有伯林盖姆，把我们当了人质保护他们自己，打手势要我同伴们投降。我叫同伴们开枪，别管他妈的什么，可是他们不愿意，怕我挡了子弹。于是，我们就向蛮人投了降，做了俘虏给带进了他们的城。

这样，以一种我不习惯的方式，我踏上了这片下流的地方，这就引出下面一出更精彩的故事……

最后这些段落，埃比尼泽笑得几乎读不下去。就连被俘的神甫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欢笑。伯林盖姆愣了一会儿，没有意识到记录已经读完了。缓过神来，他一骨碌爬起来。

“事情就这样完了？”

“这部分是完了，”埃比尼泽叹了口气，揉揉眼睛，“事实上，是如此勇敢无畏！我的家乡被发现，其方式是多么的神奇啊！”

“我的天啊，”伯林盖姆惊叫起来，“这可不是停留的地方！”他抓起会议记录，自己瞧了瞧。“那个不走运的恶棍——我为他受了多少罪！我告诉你，埃本，尽管我和他体格不一样，每一段故事都让我更加确信，亨利爵士是我的先辈。我第一次从我拯救的那些女人那儿知晓他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这茬事，后来，读了他的《私人日志》，我就更加确信了。这样看来，我们会发现他就在多切斯特郡。他在赶



往切萨皮克湾的途中，不是吗？而正是在那里，撒尔芒船长把我打捞了上来！”

“确实是令人感兴趣的近亲关系，”埃比尼泽说，“但是，两件事几乎相隔五十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既然我们知道约翰·史密斯不久就回到了詹姆斯敦，那么，我们没有证据说亨利先生被困在了后头。”

“你也不妨向这位耶稣会士证明，那个圣约瑟夫是一个缩头乌龟。”伯林盖姆笑了起来，“我相信先辈，就如同他相信耶稣一样，尽管准确的谱系还有待于挖掘。看来，要听故事的结尾部分，就少不了有一番周折了。”

这一席话，引起了史密斯神甫的好奇心，他央求伯林盖姆，在离开之前，把神秘之处解释清楚。

“不要以为我们马上就会离开！”亨利回答说。他们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故事上，三个人之间的怨恨已经被冲淡。亨利接着说，虽然名字叫蒂莫西·米切尔，但他实际上只是威廉·米切尔船长收养的孩子，因此，有理由怀疑，亨利·伯林盖姆先生或许是自己的先辈。接下来，使神甫满足的是，他把自己刨根问底的经历以及迄今的收获，都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尽管这种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他还是坚持，史密斯神甫在精心监督下，随便言行的时间不可太长。那个倒霉的神甫直挺挺地绑在椅子上过了夜，而那两个客人却不客气地睡了他的床。

蜡烛熄灭前的半个小时，埃比尼泽是小屋里唯一还没有合眼的人。他一向就不大容易很快入睡，整个晚上，朋友和那个不情愿的主人的表演，更是窝在心里憋得慌——具体地说，是由于前者（可以假设，是在睡梦里）用手紧紧地抓住诗人，诗人感到很窘迫，不好挣开，后者呢，则正打着呼噜。更大程度上说，原因是，对自己亲眼见识的伯林盖姆性格的诸多方面，他还不能够接受和消化，同时，史密斯神甫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明显有来往，却又不至于使人对巴尔的摩勋爵有什么怀疑之处，这都使那个绅士所从事的事业罩上了一层扑朔迷



离的光环。使他不能平静下来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令他头痛的问题，琼·托斯特的影子，那个时候都没有从心中抹去。虽然伯林盖姆持怀疑的态度，埃比尼泽还是相信，苏珊·沃伦是诚实的。他满怀渴望，自己到达莫尔登的时候，心上人就在那里等着他呢。一场奥德赛式的磨难之后——谁知道可怜的琼经历了些什么磨难呢——他们终究相会在属于他自己的土地上，可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这可是燃烧诗人想象力的素材啊！

只是因为他的脑子里思想还没乱，他才能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他所创作的作品，不过是二十几行描写美洲印第安蛮人的诗句——仅仅是由于他以前在页面的反面记录过相关的笔记。这种伟绩，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宽慰，但是至少使他精疲力竭：眼皮实在撑不开的时候，他吹灭了蜡烛，把床留给伯林盖姆，自己头枕分类账簿，睡了起来。

## 二十六、剑桥之行以及桂冠诗人在路上的谈话

天亮了，伯林盖姆给史密斯神甫解了绳索，自己动手做早餐，神甫自个儿活动开酸硬的筋骨。但是，他一直把会议记录放在身边。尽管神甫表示不会再为难他们，埃比尼泽也请求对神甫宽容些，他还是坚持，吃过早饭，他们上路的时候，应当把神甫再绑起来。

“你从自身推想所有其他的人。”他斥责说，“如果你身在他的处境，你就不会为难我了，你就相信，他也不会为难我。对此，我的回答是，我的推理和你的推理一样，而在你到达乔普坦克河以前，我会拿回会议记录。”

“可是他会送命的！这简直无异于谋杀他！”

“没这回事，”伯林盖姆斥责说，“如果他是个好神甫，堂区居民不会耽搁查找他，那样的话，到不了中午，他们就会放了他。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以怨报怨，就像上帝容忍的那样，或者说，他的命数就该如此。”

最后这句话，他是微笑着冲史密斯神甫来的。神甫呢，坐在椅子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伯林盖姆接着说：“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提供食宿，先生，还有你无可挑剔的赫雷斯雪利酒。你不久就会看到约翰·库德，并且明白，你做了该做的事，尽管是很不情愿的。”他把埃比尼泽引到门边，“再见，神甫。你如果打起圣战，别忘了饶恕我的这个朋友，他可是没少为你求过情。至于我，卡斯提纳先生自己是永远不会找到我的。再见。<sup>①</sup>”

---

<sup>①</sup> 原文为拉丁文。



“你和魔鬼再见吧。<sup>①</sup>”神甫回答说。

他们离开了。埃比尼泽一肚子羞愧，没好意思跟主人打个招呼道别。他们跨上马鞍，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伯林盖姆是这样说的——向南转一个大弯，去乔普坦克河上的渡口，从那里，再筹划渡河去剑桥，打探威廉·史密斯的踪迹，最后，去莫尔登。那是个美好的秋日，天高气爽，不管桂冠诗人的心情怎样，可以看出来，伯林盖姆是兴高采烈的。

“史密斯的经历，还有一点儿有待发掘！”他们的马沿着路小跑了起来，伯林盖姆大声说，“想想吧，或许，我很快就可以发现自己的身世！”

“但愿这位威廉·史密斯不至于像史密斯神甫那样桀骜不驯，”诗人回答说，“一个人打探自己身世时作的恶，打探的结果是抵偿不过来的。”

伯林盖姆骑在马背上沉默着，好一段时间才又开口说话。

“我认为，关于那个耶稣会士，巴尔的摩勋爵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可话又说回来，一个将军不可能了解手下所有的官员。天主教徒中有一句常言，不要从一个神甫的情况来推断所有神甫的情况。”

“福音中也有一句常言，”埃比尼泽说，“凭着他们的果实就可以认出他们来……<sup>②</sup>”

“你太刻薄了，我的朋友！”伯林盖姆显得有点儿不耐烦，“是不是你昨天晚上没睡好？”

桂冠诗人羞得一脸通红。“昨天晚上，我构思出一些诗篇，并把它们记录了下来，怕给忘了。”

“那是自然，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你离开你的诗神，时间是太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出自《马太福音》，后一句是“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久了。”

他朋友关切的语调，至少这会儿打消了埃比尼泽的心绪不宁。尽管他怀疑对方是在拿自己开玩笑，他脸上还是露出微笑，神态有些羞怯地说：“诗篇的主题，是关于野蛮的印第安人的，因为，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快说说，我得听一听！”

犹豫了一会儿，埃比尼泽表示同意，这并不特别因为他认为伯林盖姆的热切是出于真诚，而更由于，在自己心中体验到的对朋友的各色情感的冲突起伏中，只有自己的诗是与原来导师的关系中，唯一牢牢立于不败之地的。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笔记本，顾不上马朝哪个方向走，打开刚创作不久的双行体诗。

“昨天早晨看到一个蛮人，他激发了我的诗兴。”他解释，就开始朗读，嗓音随着胯下马的颠簸，一时大，一时小。

我刚刚离开船长的甲板，  
跨上马，向切萨皮克出发，  
突然，一只受惊的野鹿在奔跑，  
一个面目可怕的人在追赶：一个蛮人  
进入眼帘——  
我们不再聊天，  
端详他，他也把我们注视。  
我惊讶不已，  
细细把他打量。  
他面目狂怒，一副身材透出异域风味，  
气势粗野，服饰土里土气，  
肩头强壮，露在外面油光光，  
无毛的四肢闲不住摇摆，  
皮肤涂上色彩，



袒露胸膛，向罪恶卖乖，  
勾引各式太太；  
她们花容凋谢，  
丈夫不在，抑或新欢难耐，  
急匆匆忘了美德  
冲进森林，与野人苟合，  
最终罚下地狱  
谁叫他们共枕席，  
淫荡不禁，通奸无敌，  
刹那间……

“写得好！”伯林盖姆大声说，“只是你未了布起道来，我也是同样的感触。”他笑起来，“我倒是怀疑，你昨天夜里的心思，不只放在那个异教徒上：你一路讲了那么多甜的蜜的，我倒想念我的美人儿波希厄！”

“且慢，”诗人立刻提醒对方，“不要落了批评家的套路，一篇作品没读完，干脆下了结论来。接下来，我要寻求一番，究竟哪来的印第安人。”

“请原谅，”伯林盖姆说，“接下来还是和开头一样好，你做诗人就算够格了。”

埃比尼泽一高兴，脸红了，接着朗读，有点儿更使劲儿的架势：

这未开化的种族是从哪里来，  
至今仍在**马里兰**游荡为害？  
是从那些古老的祖先而来，  
正如柏拉图以及类似的骗子们所说，  
来自消失的**亚特兰蒂斯**，  
沉到海底，冷冰冰、湿漉漉？